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五

人事部九十五

諫諍四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將起鳳儀殿於後庭延尉陳元達諫聰怒曰將營二宮豈問汝鼠子乎將斬之時在逍遙園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手疏救之乃解改逍遙園爲納賢園季中堂爲愧賢堂又曰闔堅王沈等用事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元達詣闕固請免沈等官聰以表示沈等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臣癡也聰手壞其表

又曰趙染次於新豐東晉將軍索紉東討染有輕敵之色

太平御覽

卷四百四十五

一

染長史魯徽曰困獸猶鬪况于國乎染曰紉小豎豈能汗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于是乃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謀取敗誅忠良以逞忿若死而有知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棺死趙染攻北地夢魯徽引箭射之且將攻城中弩卒

又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太子韋傳諫曰聞臣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者已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立鑒不忘天下之重虎善之賜以束帛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不詳書



又曰趙明字顯昭南陽人虎攝位拜爲尙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擬之蘇則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昏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

崔鴻前涼錄曰張天錫元日與嬖蕘飲既不受羣寮朝賀又不朝於承訓宮從事郎中張慮輿襯切諫不納

又曰張駿讜羣臣于閑豫堂又欲嚴刑峻罰衆咸以爲宜

太平御覽

卷四百四十五

一

叅軍黃賦進曰臣未見其可若尊親犯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棄凡改容曰微黃生吾不問過矣黃生可謂忠之至也

後魏書曰高允爲中書武帝禁封良田人無田農多游惰允上疏諫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讀以農事言之夫地方十里爲田三頃六十畝百里爲田三萬六千頃若勤之則畝增減三斗百里之內損益之率爲粟可知矣况天下之廣乎若戶有私儲則國無陰陽之膏上從之三年而國霸又曰元昭業爲諫議大夫莊帝將攻洛南昭業叩馬諫止乃避之而過後詔勞勉之

又曰汝南王悅字光宣秉性不倫倣儻難測京兆王愉子

寶月因前郎中令北平陽固上疏諫曰伏聞殿下乃以小
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餘而慈惠不足當今主上幼冲宰
輔用事履冰踐霜兢業猶恐不濟况志意非尋任情行事
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恭遂去國猶獻直言韋孟離朝
不忘本國况臣忝荷朝私猥充謬舉伏肄國僚聞道有歲
敢不盡言悅覽之大怒

陳書曰章華字仲宗上疏諫後主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
難不知天命之所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宗廟而不出
拜后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才邪升之朝廷
今疆場日蹙隋軍日至若不收絃更張臣見麋鹿游於姑
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三

隋書曰盧愷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土愷
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
老牛享土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又曰劉行本沛人累遷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答
之行本進諫曰此人素直過又外上不顧行本又曰陛下
不以臣不肯置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所言非當
致之大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
而退上於是斂容謝之

又曰蘇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
上爲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
入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避之

而出威又遮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人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疋二錢十餘萬

又曰趙綽爲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物三百段奴婢十人馬二十四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況獄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錢武侯執以聞上命悉斬之綽進諫曰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爲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欲相挫耶綽拜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四

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唐書曰虞世南雖容貌懦悞若不勝表而志性抗烈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常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懇懇若此朕用嘉焉使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

又曰孔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以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臣

之心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默然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蒙以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皇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又曰劉洎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皆順旨而不逆耳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僭失長孫無忌李勣揚師道等咸云陛下聖人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貴人不稱旨或面加窮詰不無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又曰谷那遷律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五

曰雨衣何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則不漏矣意欲太宗弗爲獵太宗大悅賜帛二百段

又曰柳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立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得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薛拔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卿所陳實娛心膽今日匡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可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

又曰高季輔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

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又曰太宗問稽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
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
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亾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
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
太宗以爲然

又曰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褚
遂良欲陳諫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曰莫大之罪絕
嗣爲甚王后無亂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王后公等以爲如
何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孝事先帝無替婦德
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陞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六

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
今不敢曲從上旨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
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願性命遂良致笏
殿階曰還陛下笏乃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因左
遷遂良潭州都督後轉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

又曰納言桓彥範嘗表論中宗時政數條其大畧曰昔孔
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
皇英絳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喜
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
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
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軔繼路且以陰乘陽

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仁不義由是古人
譬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
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
社稷爲重下以養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於預外朝
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疏奏不納

又曰中書侍郎袁恕己以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
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啟遊噪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
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
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
刺史

又曰德宗嘗泛舟魚藻宮張戲命皇太子昇舟舟具皆飾
以金碧丹青使婦人盛飾操篙楫行舟光彩映燭絲竹歌
謠俱發德宗顧謂太子曰今日如何對曰極盛因以過奢
爲諫德宗不悅

又曰杜希全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嘗獻體要八章多所
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

又曰憲宗元和中有五坊使犯法上將宥之裴度懇論不
已時方征鄆冀上曰五坊是小事今日與卿要商量用兵
度奏曰山東叛逆不過亂在一州五坊使如此橫暴將亂
天下上怒遂殺五坊使京師然天下望風而理

又曰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治吐突承瓘爲招討完直
使呂元靖與給事中穆質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

不可且曰承璫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喻甚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柄

又曰李絳嘗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大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于臣無利是國家利之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禍患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卽改容喻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

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後教坊忽稱誠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議或曰此嗜慾間事從諫官陳疏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遂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合於樂宮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又曰白居易爲右拾遺上合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封

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權事稍過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各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加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聽納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爲掌書記穆宗卽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卽日拜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遷左補闕司封員外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九

郎穆宗政暇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爲改容知其筆諫也

又曰唐文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帝恭儉上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上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畱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洞對爲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上徐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

又曰鄭覃穆宗不恤政事喜遊晏卽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卽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

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
不勝憂惕伏願稍減游從畱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
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
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須用之有節
如邊上警急卽用之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則天下幸
甚帝初不悅其言願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
也帝意稍解

又曰劉栖楚當敬宗卽位畋游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
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
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
臥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十

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
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卽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
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
墀久之不已宰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詔
旨栖楚捧首而起因便陳論榼頭見血上爲之動容以袖
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卽碎首死中書侍郎牛
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爲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又曰李郢爲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游無度欲於宮中
營新殿郢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諫
闈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廻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時魏暮爲起居舍人紫宸中帝謂之曰以卿論

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召誠之曰
事有不當卽須奏論暮曰臣爲頃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
職在記言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弗拘
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
人判文館事

又曰魏暮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
必委曲規諷惟暮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暮綽有祖
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

漢武帝故事曰上性嚴急法令峻刻汲黯諫曰陛下愛才
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
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欲與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十一
誰爲治乎上笑諭之黯曰願陛下自今已後改之無以臣
愚不知理也

田融趙書曰前石數出遊獵每亟馳騁主簿程琅諫前石
馳逐自若草間有瓦木馳馬觸之馬卽死前石亦危殆體
小不穩還宮嘆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
何及

段龜龍涼州記曰太常卿楊穎上疏諫呂纂飲酒過度出
入無恒纂曰不有直亮諸臣誰匡邪僻之君也纂雖有此
諫終不能改

又曰呂光龍飛二年太常磨反叛磨以箋書招誘楊軌推
爲盟主軌性直不慮磨之傾危西河太守程肇諫軌曰將

軍之與呂主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
依蛇尾非將軍之高算也

梁祚魏國統曰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泉未可信後
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
爭之權使左右扶出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四

十三



世之精於太公者

小新出謝入禁中雍對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

爭之權使左右扶出

太平御覽

卷第四百五十四終 吳興沈震分校

諫諍五

鍾離意別傳曰孝明帝作北宮意諫曰頃天旱不雨陛下躬自敕責避正殿之榮今日雨而不濡豈其政有改耶是

天威未消也愚以為可命大匠止功作諸室減省不急以

助時氣奏聞有詔曰朕之不德敢不加教即日沛然大雨

列女傳曰魏曲沃賁者魏曲沃大夫如耳之母也曲沃魏邑也

哀王為太子納妃而將自納焉賁謂如耳曰王亂於不別

何故不匡之如耳未遇閑會使於齊未值王之請閑而受使行也賁因

詣王門請見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夫節也婦人脆於志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五 一

窳於心不可以邪開脆窳不堅固不空以邪自開誘也是故十五而笄二

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號謚等嫁之名聘則為妻奔則為

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而後隨貞女之

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配匹而自納之此毀貞女之行而

亂男女之別妾恐王之國危也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

太子而賜負粟三十鍾六石四斗曰鍾

又曰楚處莊姪者楚縣邑之女也項襄王好游觀之樂左

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行姪年十二王

既見姪操幟伏於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人問

之姪曰願謁隱事於王王召之曰子何以左寡人對曰大

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對曰大

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也
牆欲內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如對
曰王好臺榭而不恤衆庶出入不時目耳不聰日以滋甚
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反國
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而
得勝乃立姪反爲夫人

說苑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
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
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
亾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
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五

二

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愷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
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
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
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
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
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又曰齊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
於治國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
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
家而何且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
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
誹謗而至乃敢復諫我侯生日陛下奢侈失本滯佚超末
人力殫盡今尚不知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取死也故逃
而不敢言

又曰趙簡子舉兵攻齊令軍中諫者罪死被甲之士名曰
公虛望見簡子而笑曰臣有宿笑當時臣隣家父與妻俱
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
笑其曠也簡子還師而歸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王不許也王曰黨友也易而言則生不易
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臣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五 三
以求生王殺杜伯而儒死之

又曰有能盡言於君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又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生兩
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
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嬖人子何敢乃
與我抗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
戰咸陽宮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
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蕢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
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
十七人齊客茅焦乃往土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

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人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全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否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五

四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賁楊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无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棧楊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命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又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壞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叛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說人王者皆聞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壞百里民之轡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苦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五

五

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用賢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矣今子說足以動寡人之心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合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又曰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

園譚之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割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丈也凡爲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開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五

六

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爲絕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

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臨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合罷先置孔子從魯之曰美哉合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又曰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籥之嬪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之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籥之嬪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託于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籥之嬪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之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送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綉衣而豹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公曰吳其亾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

可以發于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
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又曰齊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鄒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
乃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
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一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
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
殺而謝之

又曰齊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繫
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賭齋傲而
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一 五 八

出閭別跪繫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
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以出正閭別跪繫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
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別跪以辱社稷吾
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
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
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
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
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
無事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宴子被朝

衣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
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五
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
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
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
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
夫布薦席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遠之
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至公
曰樂哉今夕吾飲酒微彼也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
臣者何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
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一

九

又曰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爲書諫皇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
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
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理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
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于萬世也臣乘願披腹心而効
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隱之心
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
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
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太平御覽

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爲羗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大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急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又曰孔子曰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

破家恃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大云御覽

卷四百五十五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終

吳興沈宸分校

周書曰微子啟者紂之兄也紂無道數諫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乃問太師箕子少師比干曰紂溷於酒婦人之言是用若涉水無津涯箕子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始終不治不如去之紂乃爲象箸箕子曰彼爲玉箸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爲人臣諫者不聽是彰君之惡乃被髮佯狂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諫紂怒剝視其心微子曰父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矣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一

後周武王滅紂封之于宋其地齊魏則楚之分

又曰許綰魏襄王欲爲中天之臺誠曰敢諫者死綰乃負畚操捶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天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高七千五百里基址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大王必欲爲之先起兵以伐諸侯及四夷盡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無以應之乃罷

又曰段規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勿與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來請地而勿與則加必兵於我矣若與之彼又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向之以兵然

則可以免於患而待事之也康子四善因使使者封萬家之與以與智伯智伯大悅復請地於趙不與果陰約韓魏而伐之圍晉陽三年後韓魏應之遂滅智伯

又曰田嬰齊宣王弟封靖郭君於薛嬰自威王已來任職有功故封之靖郭君嬰將城薛客多諫者嬰謂謁者有諫者勿通於是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返走君不解曰更言之客對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劍不弗牽忽而失水則螻蟻得志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君若一旦失齊雖隆薛之城到天猶無益也君日善乃輒成薛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二一

又曰不幸不開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

戰國策曰王有幸臣九人九人欲傷安平君田單曰田單之與王君臣無禮陰結諸侯之雄俊其意欲有爲也貂勃從楚來王賜諸酒酣王曰勃相田單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人臣之功豈有厚於安平君乎王乃殺九子益封安平君

又曰先生王歎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曰歎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歎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報宣王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歎曰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歎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天子授藉

立爲方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王
歎曰先君好馬好狗好酒好色王亦好之先君好士王不
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歎謂王曰世無騏
驥耳王駟已備世無東郭韓盧氏之犬王走犬已備世
無王嬙西施之妓王宮已充王亦弗好士也何患無士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王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
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掩其喙鷸曰今日不雨
明日不雨蚌將爲時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
見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
趙久相交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
止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三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征之趙氏求叔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
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詈願見太
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太后敬諾
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臣竊以爲嫗之愛
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媼之送燕后祭祀必祝之祝曰
必不使反豈非計長久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今媼尊長
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

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惟君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補逸禮傳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數言之未入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則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北堂於是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靈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史鮪以尸諫可謂忠不哀矣

孝經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眷眷所以者臣爲君諫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四
若言有過而放矣所諫事遂以行者遂去不留九侍放者異君用耳事以行災咎將至無爲畱之臣侍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亦不欲去道不合故去耳以其宗廟賜之環卽還之玦則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維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又曰吳伐越越王令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御冠之號令勾踐請一介嫡女質箕

箒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區天器也春秋貢獻不懈於

王府諺曰狐狸之而狐猾之是無成功也今大王旣封植

越國而又利之斬是無勞也吳王曰諾將許越成申胥

諫曰申胥楚臣五員不可許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

掌之上以得其志故婉約其辭以從王志爲虺弗摧爲虵

將若何虺短蛇長吳王不聽乃許盟

又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武公教也括武功長子伯御也王命立戲

樊仲山父諫樊宣王卿士山父之所封也仲山父樊穆仲也曰不可立也不順必

犯王命犯王命必誅故出命不可不慎也命之不行政之

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天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

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天子其圖之

又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

不可料也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五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又曰晉平公射鷓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

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從林殪以

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鷓不死搏之不得

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恹恹顏

乃赦之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命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觸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

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

斬之顏觸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

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圃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欲彈雀不知露沾衣如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又曰晉平好樂多其賦飲不知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晉人咎犯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六

出鍾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画而俊城闕二也柱梁衣綉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林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等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又曰枚乘上書諫吳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太山之溜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木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漸磨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孳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循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生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吳王不聽來死丹徒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挾矢見之謂曰子欲諫耶息曰不敢諫也臣能十二博碁加九鷄子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左右憫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有空虛隣國謀議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如此卽壞九層之臺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七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侯生曰陛下之淫萬萬丹朱而千千桀紂臣恐陛下之干亡曾一不存始皇嘿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陵三王棄素撲就末伎陛下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楚莊王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

之馬豈可得哉王曰善不穀知屈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
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亡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
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長康

音來舍也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

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種兮不得
獲秋風兮草零落風雨之拂殺之靡弊之歌終顧而流涕
張掖而僂公止之曰今日夫子有賜譏寡人之罪遂廢酒
罷役

又曰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暴病死景公怒令人持刀欲
殺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
曰古者堯舜支解人從何體始公懼然曰從寡人始遂止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八

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后屬
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
當死罪一又煞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
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一殺
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令以屬
獄公喟然曰赦之

又曰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爲陷之長塗晏子
諫公斬板而去之

又曰景公有愛槐令吏謹守之令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
不聞令過而犯之者將加罪焉宴子諫曰嬰聞窮人財力
以從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謂之逆刑殺不稱謂之賊

三者守國之大殃也君嚮國德行未見於民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人也公曰善出犯槐之囚

君臣望宴子曰景公改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反宴子因自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宴子曰何其遠國家得無故乎宴子對曰國人皆以君安於野不安於國好獸而惡民公曰寡人之有子猶心之有四支也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言與君異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令四支無心也十有八日矣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田歸

又曰楚巫微道喬欵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九

濟者神明未至也請至五帝以明君得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具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齊具嚮喬欵視事宴子間之而見於公曰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持巫今政亂而行辟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得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人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公曰善自爾以來未有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曰爲巨冠長衣以听朝日晏不罷宴子進曰日

宴矣君脫服就宴公曰諾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也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秦王符堅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服御物極珍飾之奇尚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陛下遵采椽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聞過乎

趙鞅吳越春秋曰吳王既殺子胥問太宰日子胥數以越諫遂以喪身從死以來若有所亡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三月癸未可也及夫差出國祠子胥江水之濱乃言曰寡人昔日不聽相國之言至今相國遠投江海自亡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征孫權叅軍傅幹諫曰今未承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六
十
王命者吳與蜀也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戚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七

人事部九十八

諫諍七

白虎通曰諫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

又曰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却使悅者復前以禮進退之

又曰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豫政大夫進諫士民傳語妻得諫夫者夫妻一體榮辱共之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胡爲此妻諫夫之詩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無相離之性猶火去木而滅

劉向新序曰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諫哀公毀室而止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一

又曰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行多靡而亡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僭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於是君不出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清留于趙以觀之十月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于是王乃使召莊辛至于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耶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補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

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蠅而食之待甘露而飲

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蛤猶其小者也夫雀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抱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畫遊乎茂樹夕和平酸醜雀猶其小焉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俯啄鰻鯉仰奮陵衡修其六翮而凌清風庶搖翱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修其防翳加矰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揚微波折清風而殞矣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又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麇麀鹿躡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圃溢滿無涯不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二

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命先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先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又是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事不知稷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諸乎黽塞之外襄王大懼形體掉慄曰謹受令乃封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

戰國策
文小異

又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若

何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

死而又死虎會對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又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之粟有餘者國有餓死之民后宮多幽女者下多曠夫餘衍之蓄在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此皆失君人之道漁者知之此其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調賑不足罷出后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獻魚而楚國賴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之君長子臣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璜趨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仁君也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又曰魏文侯曰吾一見箕季而得四善焉其牆壞而不築吾問何不築對曰不時是救我不奪農功其牆旺而不端

吾何問不端對曰然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其桃箕李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食我糟淲之食瓜瓠之美豈不具五味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饑色者加五倍之賜

又曰衛靈公座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曜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以嬖妹喜而云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王之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四

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將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莊子曰趙簡子出畋鄭龍爲右見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之使彼無警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踐土之民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固將救之簡子還車輟畋曰今吾畋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轂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雁羣駭梁公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

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又曰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列子曰晉文公出欲會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家者道見美婦悅而與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竊笑此也公悟其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言乃止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韓子曰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奚夢曰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見日奚爲見竈對曰夫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故將見人主而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易矣今或者一人煬君子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壅鉏退子瑕

孔叢子曰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爲城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

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旣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耳又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

又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仇由君悅除道將內之赤草晏支諫曰不可此小國之所以事大今者大以遺小卒必隨之不可內不聽遂內之晏支因以斷轂馳至齊十月而仇由亡

又曰秦繆公以女樂二人與夏宰遺戎王戎王喜迷惑大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六

亂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

又曰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厥諫我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愧尹鐸對曰厥愛君之愧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愧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直

又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仇讐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土地以有吳哉今將輸之粟是長仇讐財匱民怨以無及也

庚符子曰關龍逢進諫桀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水未有冠危而石不墜

踰水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子且就炮烙之刑
龍逢布武而趨赴火而死

桓氏要論曰易曰王臣譽譽傳曰諤諤者昌變人之情抑
人之欲拂人之耳逆人之意不爾不爲諫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
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
無已足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中爲光祿勳車駕西征
隗囂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軫帝不從遂上隴其后潁用兵起乃廻駕而還帝嘆曰
恨不用光祿之言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七

又曰郭憲字子橫學貫祕奧師事東海王仲子王莽爲大
司馬權貴傾朝莽召仲子欲令爲兒講仲子聞卽褰裳欲
往憲曰今君位爲博士如何輕身踐道禮有來學無往教
之義不宜輕道也於是仲子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
且以憲言荅之莽陰奇焉

又曰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不可內也既入巴復
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
疾備在成都令軍中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又曰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時郭憲以爲
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稱眩瞶不復言帝令

兩郎是下殿憲亦不拜

又曰薛勤字子泰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其家勤建義執志不顧遂奏上施行其立朝盡忠類皆如此

又楚國先賢傳曰楊暉字子昭襄陽人爲蜀丞相主簿諸葛亮嘗自校簿書暉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作家以喻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狗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拱飲食而已矣忽一旦捐棄欲以身親其役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智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家之法耳是以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八

鍾離意別傳曰明帝作北宮意諫曰昔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讒夫昌耶苞苴行耶夫宮室廣大所以驚耳極觀非所以崇德致太平宣化海內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卽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

邵氏家傳曰邵信字孝信爲執法都尉吾主嘗因迎春使道遊獵信從行露板諫曰今元正御節是萬物萌育之始

豈可亡溫養之德而爲逆害之道乎吳主卽爲廻駕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以鄭衆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
中面諫或失禮敬寧不爲龍鱗乎對曰君明臣直朝廷與
下無譏實時洪恩不畏龍鱗
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景房晏子之諫景公也
於朝然晏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至今不絕亦惟公平
正直者聖之所先矣
漢書楊雄甘泉賦曰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
增通天高光迎風觀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
非時欲嘿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
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儻鬼神可也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九

何晏表諫魏齊王曰臣宴言臣聞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
慎其所習季末闇主不知損益亂生近昵譬之杜鼠

崔駟與竇憲牋曰主簿崔駟言今且漢陽太守稜吏卒數
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駟聞傳曰禽獸
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
公侯非兒靡射且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
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爲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
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
資也

崔駟與竇憲牋曰駟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塵是以竭

閻纂理愍懷太子表曰臣備近職雖未能自潔大日請因
闕寺惶惶之職

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諫其室人大歸事曰朗自近聞室人
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折以
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敘心

祖台之與王荊州書曰君頃復飲不古以酒爲篤誠通
識士往往累如此物君受重任憂深責大至於酒事一條
且下先急僕請以諫願君屏爵棄卮焚鼎毀榼極儀狄於
羽山放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拘谷陽於崇山四罪
既除道自康矣

楚辭曰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正也陳法度以正君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七

十

人事部九十九

鑒戒上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注曰防患自戒

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又曰見羣龍無首吉

又曰履霜堅冰至

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又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注曰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又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一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弗期驕祿弗期侈

又曰先王克謹天戒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又曰儆戒弗虞罔失法度

又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又曰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又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左傳曰晉師入楚軍三日館穀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弱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君其戒之

又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悅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鄭見子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二

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晉說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

又曰正考父三命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

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又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毋求勝分毋求多

又曰不登高不臨深不苛訾不苛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懼辱親也

又曰管仲饜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

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再斯可矣

家語曰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一

三

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形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垠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又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欵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蓋謂有坐之器孔子曰吾問有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欵中則正

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
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
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
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
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
之自損而終益故也

家語曰孔子行匡中而聞哭者聲甚悲孔子驅之前有異
人者少進見之吾丘子也擁鑠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
問曰夫子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吾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孔
子曰願聞三失吾丘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遊天下還後吾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四
親亡矣一失也事君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原交友而後絕
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往而不來者
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
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矣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狎以交情
莊以成禮而已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誌之孰謂參也
而不知禮乎

又曰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
延陵季子適晉過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
于幕上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
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

復義可謂善譏改矣

國語曰智襄子爲室美土窟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夫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漢書張安世曾孫勃嗣每登閣殿常曰桑霍爲我誠豈不厚哉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綉衣持斧捕盜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躡履迎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公子舊矣乃今承顏接辭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五

凡爲吏太剛則折太軟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納其誠深接以禮

又曰揚惲失爵位居處治產業起室宅其友人安定守孫會宗與書誡之曰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惲內懷不服驕奢不悔坐腰斬

又曰元帝時京房以言災異數召見又爲吏考課事奏之因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上曰主不明而任巧佞房曰知巧佞而任耶將以爲賢而任之耶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何以知其不賢也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今治乎亂乎上曰亂房曰然則有所任乎上曰幸其

未至於彼也房曰臣恐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元帝

又曰韓廷壽善爲政坐法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上大
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拒逆爲飲酒石餘使掾
吏分謝吏民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臨死屬
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
善自珍乃因讌見從容誠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轍
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不足以償
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戒能盡忠於國事
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弘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六

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後漢列傳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尙代超尙謂超曰君在
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何以誨之超曰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
難養易敗今君情太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不宐陽爲
簡易寬小過繩大罪而已

又曰馬援出屯襄國百官祖道援黃門侍郎梁松竇固曰
凡人貴富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
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又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遺書戒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

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又曰徐穉嘗爲大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塋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瓊塋次設鷄酒致祭哭而去之卒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決去謂曰爲我謝郭林宗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也

魏志曰傅嘏與鍾會旣平毋邱儉之亂後會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量小而勲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又曰吏部尙書何晏詣管輅問曰連夢青蠅數頭聚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輕毫者亡不可不慎

又曰曹爽飲食衣服擬於乘輿擅取武庫禁兵曹叡深以爲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辭旨反覆意甚懇切但不敢斥言爽託戒諸子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叡或時以諷喻不納涕泗而起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用不當爾夫爲人君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率三千兵在南律迎權既就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流涕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戒權自前拭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女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復爲具箕箒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來謂之曰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將適人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稽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八

疏諫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瀕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而兆

隋書曰賀若弼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唐書曰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踴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已過公乃妄相

說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

之者可以自改

唐書曰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
人集古今聖賢家誠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
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
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八

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終

吳興沈宸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人事部一百

鑒戒下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商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亦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於魯甯戚無忘飯半車下公避席再拜

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也

又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大正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一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列子曰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患處之孫叔敖曰吾祿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

莊子曰夫畏途偶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徒卒而後敢出患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戒知之過也

文子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先竭直木必伐

荀子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未當知哀未當知憂未當知勞未當知懼未當知危孔子曰君之問也且小人也何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見椳棟俯察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至焉味爽而櫛冠未明而聽朝一物失所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主焉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至焉君出魯之四門以望四郊亡國之墟則必有類焉君以此思懼則懼至焉且且聞之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至焉又曰慶封爲亂於齊而將之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晉居而安不變是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二

心雖越其可以安乎

又曰桓公往問管仲曰仲父有病卽有不幸政將授誰豎刁何如曰不可人情莫不愛其身豎刁自宮而爲君治內身之不愛何能愛君公曰衛公子開封何如管仲曰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封事君十年不歸不見父母非人心也父母之不親安能親君公曰易牙何如曰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而易牙蒸首子而進之其子不愛焉能愛君公曰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堅中足以爲表廉外可與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王之佐也君其用之

管仲死桓公不用隰朋而用豎刁三年桓公南遊堂邑豎

刁易牙開封及大臣爲亂桓公餒而死

荀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心緩佩弦以自急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韓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韓子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與魏孰強對曰魏強秦

昭王曰其無奈寡人何左右皆然中旗伏瑟而對曰王之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三

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泮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附魏宣子之足接於車上而智氏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不過智氏韓魏弱諒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又曰木鐸以聲自毀高燭以明自鑠

又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

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當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險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疆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四

者廣此六守者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凶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害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又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凶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說苑曰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

曰爲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爲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爲子誦
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
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
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
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
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
請習之

又曰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
衣冠曰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
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
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己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己高而
擅權者君惡之祿己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
曰謹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己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
益小祿己厚而慎不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又曰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
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
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
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
謹受明教

又曰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

無以害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

必質然後辯之雖必能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四海自守以廉此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又曰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又曰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遇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鄉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六
過喬木而趨非謂其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又曰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又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保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尙父曰五帝之戒可復得聞乎師尙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水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乎懼不敢息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者富貴之所致者也

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爲之乎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伯出之境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効之讀傳必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視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吾終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鄭玄別傳曰玄病困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爲父母郡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役候覲通人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韜究覽傳

記今我告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慶展孝文墓觀省野物曷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執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曹植別傳曰植博學有高才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賦十萬言性簡易不事華麗太祖征孫權使植畱守鄴戒之曰吾昔爲穎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文士傳曰陸景誠盈曰重臣貴戚隆盛三族莫不懼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八

故能保貴持寵祈鍾昆季其餘禍敗可爲痛心

東方朔集曰朔將仙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忠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小逢

劉向集誠子書曰告歎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慎事則必有善而遺福也

蔡邕女誡曰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

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

其心之潔也傳脂則思其心之妍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思其心之正也捋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蔡邕演連珠曰臣聞目矐耳鳴近夫小戒也孤鳴犬嗥家人小祲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改

魏文帝誡子曰父母於子雖肝腸腐爛爲其掩避不欲使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仕宦不亦難乎

王修誡子書曰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郡縣越山河離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見舉動之宜効高人遠節聞一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九

得三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諸葛亮誡子書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諮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劵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厲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悔復何及

崔寔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

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
何傷

太立御覽

卷四百五十九

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終

吳興沈宸分校

釋名曰說者述也宣述人意也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齊人懼

又曰晉卻缺言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宣子悅之

又曰吳人執衛侯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見太宰乃請

太宰御覽

卷四百六十

一

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隨黨而崇讐也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又曰晉楚會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又曰楚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聲子曰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于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聶子使椒鳴逆之

又曰晉侯秦伯圍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然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虛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定也君其取大卒御覽

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嚮魯昭公于新臺好以大掘旣而悔之薳啟疆聞之見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莫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明主也王曰何如曰臣聞之明王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

又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王后無子子異人賢才也奔在于

趙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乃遣之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王后勸立之子楚立以不韋爲相

又曰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夫造禍而求福計莫如事秦今王西面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

又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又曰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案戈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愈飢充腹而與死同患齊乃歸

大三御覽

卷四百六十

三

燕城

又曰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曰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何不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而有喬松之壽孰與禍終此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又曰楚免淖齒於柱國遊勝謂楚王曰秦有上羣牛者重兵之戰請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勝火亦必矣秦王不聽其戰不勝今午又請秦王必與楚戰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國此所謂內自滅也楚懼復置淖齒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

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各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由余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由余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由子對曰未急也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請發兵救韓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請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今小貴矣又移師攻齊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昭陽懼而歸之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比有甘泉谷口南注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狡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又秦王爲趙使諒貌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貌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夫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休膳啗之兼於口未嘗不分與焉衣裳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敵豈君不敢弗無乃傷君之心乎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王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掩鷸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膈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相捨漁者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令尹旣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画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足矣宮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得不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王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返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五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事秦

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大王事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
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予之則無地以給之不予則弃前
功而後更受其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
之地而應無己之求鄙語曰寧爲鷄口不爲牛後今西南
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
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
之矣王因弗罪
又曰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以卒之甚敬楚
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也游騰爲周君謂楚王曰秦者虎
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周君懼焉楚王乃說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塞轅轅緜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
知不救九鼎寶器不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
天下莫敢不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
之長也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地者于市今三川周寶天下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也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錯曰
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
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
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猶使豺

狼逐羣羊也王曰善

又曰惠施爲韓魏交合太子鳴質於齊秦欲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病公不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王從之太子得還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爲秦連橫說韓王曰諸侯不料兵之弱而聽從

又曰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諸侯不料兵之弱而聽從人之甘言不顧社稷長利而聽誤之曲說無過此矣

又曰燕文王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藹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

大云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七

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強齊之壻王利其十城而深與秦爲仇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里辭說秦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齊楚約而欲攻魏魏有唐睢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赴魏魏存睢之說也

又曰是絕齊齊舉兵攻楚陳軫謂楚王曰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而謀於秦矣

又曰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閒使張唐相燕張唐辭少庶子甘羅曰臣請行之甘羅見張卿曰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卿曰請聽孺子而行合

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弊行有日矣

又曰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東周之乏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又曰蘇秦發書陳篋爲揣摩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金玉錦繡取相之尊者乎

又曰秦將急攻韓韓王安使公子韓非西入秦上書說秦王曰唇亡齒寒故曰兵者兇器陛下試聽臣之計則從者困而趙孤天下可蠶食也

又曰蔡澤對應侯曰君之祿位貴盛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物盛則衰天下之常數也

又曰張登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之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之果與中山之王而親之中山東絕齊而從趙魏

又曰蘇秦爲燕說齊王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左右賣國反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功而王親之

於廟朝而禮之於庭今臣爲主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者而王不官臣人必有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史記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上謁沛公拔足曰延客入酈生入揖謂沛公曰今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事見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秦移兵欲伐魯子貢見吳王說曰齊身吳爭強切爲王危之王曰善雖然子待我伐越而聽子

子貢曰王心惡越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

九

子貢之越越王許諾

又曰田常欲伐魯子貢之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不如伐吳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戰國策曰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鼓琴夫大絃濁以春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擢之深而令人愉者政令也以鳴大小相蓋因推而不害者四時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正也

又曰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

同說平原君曰誠能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

昔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

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城樂鄴生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上曰善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君江東楚將皆乎附君者以君代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然賀得通而生

又曰韓非說難曰計利害以難其攻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說之是也

又曰蘇秦說六國從合秦爲從長併相六國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

大云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十一

以賜宗族

又曰張儀說燕昭王曰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燕王曰今大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王耳

又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獸獸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獸而與羣

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曰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以

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榮其身

又曰漢王使隨何說淮南王隨何曰項王我齊大王宜悉

淮南之衆爲楚軍前鋒今乃提空名以向楚臣竊爲大王

不取也淮南陰許畔楚與漢

又曰李斯詣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
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秦王王乃拜爲長史
聽其計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

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

游說中

史記曰蘇秦說趙于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十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以游諸侯

又曰蘇秦說齊王曰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戰如雷霆解
如風雨

又蒯通對高祖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又班彪王命論曰游說之士比天下於逐鹿也

又曰漢王使隨何說淮王隨何曰臣請於大王持劍而歸

漢王

太平御覽

卷第四百六十一

一

又曰蒯通爲奇策感通韓信佯以相人說信

又曰子貢之晉謂晉君曰臣聞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

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吳戰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齊憚高國鮑宴故移兵欲伐魯子貢

說田常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

在內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王求以成大事難矣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今諸侯叛秦吳武信君兵

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

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又曰田昔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得百工焉地勢便利

與以下兵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又曰子貢一出說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也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倉敖天下轉輸久矣臣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則天下知所歸矣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曰凡說之難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又曰韓信旣殺龍且項羽恐使武涉說信曰足下右顧則漢王勝左顧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矣

又曰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二

十餘城案漢書曰食其憑軾下齊

又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今秦與楚接境壤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長爲昆弟之國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從其計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於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如老嫗竈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今怠而弗急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資弗能弁其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正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悅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以此乘勝

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闖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磨

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而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義帝之罪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財卽以分其士蜀漢之粟萬舡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三

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姓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崛強於此漢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殺王降漢如反復手耳

漢書曰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爲燕軍所獲燕因兩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斷

養卒謝其舍曰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問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
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
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捶下
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
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
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爲然廸歸趙王養卒爲
御而歸

又曰陸賈說尉他他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宴注曰珠玉
之實裏也

大云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四

又曰魏豹叛漢王漢王謂酈生曰殺頗往說之

又曰蒯通知天下權在於韓信欲說今背漢曰臣願披心
腹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
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豫
不忍背漢遂謝通通乃陽往爲巫

又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
生謂蕭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今爲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

王大悅

又曰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

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才三往說羽曰彭

越強劫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迺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又曰漢王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爲無道攻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學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

又曰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帝在焉敬脫輓車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召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五

見賜食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武王伐紂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此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陛下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夫與人鬪不揜其亢

張晏曰七

也喉龍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

揜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

又曰陳豨反自上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

何計誅信上已聞信誅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邵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又蒯通傳曰齊悼惠王時曹叅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卽束蘊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蘊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

皆以爲上賓

又爰盎傳曰盎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廼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曰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文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採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曰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曰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廼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

范曄後漢書曰吏部尚書令謝恭留魏郡太守陳守康鄴自率諸將擊萊賊世祖因躬在外乃使吳漢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之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智在人之所由不可不察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七

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人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開門內漢

又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秘城門校尉伍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識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心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渤海太守

又曰袁紹以書要公孫瓚以襲冀州收韓馥紹乃使外甥
陳留商幹及潁川荀堪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
郡應之袁車騎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
爲之柰何堪曰君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
曰不如也臨危叱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
也世布恩德天下之人蒙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
謹曰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
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征伐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
天下之重資若兩軍並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
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袁氏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
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性怯因然其計

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一

八

又曰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
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
社稷恤民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
鄴都扶天子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又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劉表表許來
而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
嵩別駕劉先說袁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
於將軍將軍若欲有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惟將軍所
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
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復中立矣

又曰曹操軍至新野，蒯越、韓嵩傳選等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大勢，以人臣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禦中國，必危。以劉備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如？劉琮曰：不若也。選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保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雖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琮。乃請降。

又曰：閻忠說皇甫嵩曰：將軍指揮足以展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東觀漢記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然其計

又曰：更始天司馬朱鮪收洛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長，得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豪俊歸心。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洛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

北伐，自外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

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
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
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
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
見其不疑卽曰且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
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爲殺羊具食鮪曰身爲降虜未
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卽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
在所河津亭上卽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洛陽

又曰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卽封世祖爲蕭王耿弇入告牀
下請問曰今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
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爲弇曰青徐大
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嚮無
前聖公不能辯也敗必不久帝起坐曰卿久言我繫卿弇
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
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
興莫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
以喻明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
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
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爲人
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也

又曰馮異因問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
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

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人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上納之

又曰隗囂旣立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尙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

又曰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遠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

大不御覽

卷四十一

七

意於是自立爲蜀王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士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餘里戰士不下百衆見利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改元曰龍興造十層赤樓平陵

人荆邯以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

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有前人

之迹立錐之地於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
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愈於坐而滅亡臣之
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
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守堅
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三輔
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郎杖策北渡追及於鄴上欣其
至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
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
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
有忠長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明公雖建藩輔之
功猶恐無所成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
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
命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嘗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又曰光武以寇恂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同門生董
崇說恂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
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
不視事

